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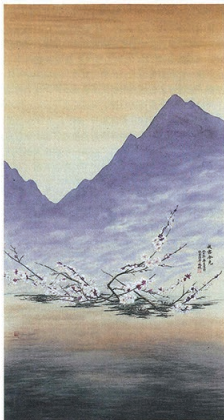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當代的女子力！

玉臺新詠——女性視角下的水墨畫

文 | 阿三 圖 | 藝信書廊

「中國熱」一詞已出現逾十年，現時全球各大小雙年展或拍賣活動，均見中國藝術家身影。然而，國際藝術市場一向慣性吹捧男性藝術家，女性於此，仍屬少數。現居北京的策展人龐惠英 (Tiffany Wai-Ying Beres) 一直鍾愛中國藝術，當藝信書廊主持人姚金玲邀約籌畫年輕當代中國藝術家展覽時，她們最後選了姚瑩、儲慧、張藝蓉及王濤芬四位女性藝術家，一切出於巧合。於是，「玉臺新詠」聯展順理成章以女性藝術家為題，呈現女性藝術視角，展示有別於男性藝術家翻新中國水墨藝術的路向。

「玉臺」原指天神居所，後比喻古代貴族女性的閨房，容讓女性活在形同幽禁的環境，以寄畫羅啟宮閨寂靜，自得其樂。該詞一直用作形容女性獨特的藝術成通，清代湯漱玉《玉臺畫史》是肯定女性藝術成就的鮮見著作。而此展覽命名，則借用南北朝南梁文學家陸厥倡導頌讚女性的詩歌集《玉臺新詠》。馮沙、懷德《女性在中國繪畫史》(Marsha Weidner "Wo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") 一文指出：「總的來說，進入現代中國之前(從1300-1912年)的中國女畫家是繼承者多於革新者，她們生活在嚴厲的父系社會中。……在這種情況下，她們潛在的創造力受到束縛，在藝術史上全不可能進入角色，為開闢新天地、領導新潮流作好準備。」於此，「新詠」者，誠如龐惠英所言，實有肩負傳統重擔，邁出藝術創作新一步、走向未知將來的意思，把水墨藝術和現代文化重新下定義。



左 張藝蓉《蝴蝶》2014年，紙上水墨，120×143 cm，2014。
右 姚瑩《蘭圖》2013年，紙上墨彩，173×92.5 cm，2013。



左 王濤芬《東風破之一》，紙上墨彩，75×142cm，2014。
右 姚瑩《夢蘭圖之世主夢蘭圖第一》，紙上墨彩，49×49 cm，2014。



純水墨山水於元、明文人畫概念主導後，成為中國藝術大宗。山石皴擦與墨色澆漓的表現形式，逐漸與文人風骨與氣節相連，甚至早於兩晉成形的花鳥繪畫，慢慢被視為次一等題材。我們不得不注意，論述背後滿是男性的思維，而藝術創作亦與官場或報國圖保密切。

姚瑩，現為中國南京書畫院山水畫研究所所長，其繪畫類以傳統畫科分類，《凝露含光》的平遠山水極小得如同背景，超現實而工細精緻的折枝桃花平放於上。她指出，中國藝術本質陰柔，男性特徵卻從傳統代入女性角色，以迂迴轉移方式反映自己仕途不濟。《心經山水》與《山水清供之二》則把傳統山水造景置於盆裡，上方則有一隻工筆蝴蝶及佔畫幅一半的《心經》原文。這種盆景式設計，知小景或臨面山水的另一版本，傳統山水洩水的氣韻頓成掌上玩意，不合比例的蝴蝶則成畫中主角。而蝴蝶，則有生死與共的寓意。

張藝蓉是次展出兩項作品：蝴蝶與沉香。兩者的繪畫手法相似，直接把題材放大，然後細意描繪，背景則空白。《蝴蝶》2014年，繪畫一種藍紫色蝴蝶，褐色與白色翅膀及條紋間隔是其特色。她認為蝴蝶在中國繪畫上往往是配角，是種點綴，故她堂而皇之把他放大，「從微觀中發現世界，一隻小小的蝴蝶在我眼中就是整個宇宙」。蝴蝶各部分細節變得清晰，純水墨及條線的畫法把蝴蝶柔美的特質化成強大力量。儘管，張藝蓉並不特別關注性別議題，惟姚瑩發現她大了的意義結構，潛藏令人不安的恐懼情緒，猶如女性面對生活及世界時，不能看見卻無處不在的危機感。《沉香》系列平白地渲染沉香造型，如自描的佛像，而香是一種溝通中介。張藝蓉以清雋秀雅敘述讓人出神的氣味，筆下的安靜與靜謐，顯度誠佛教徒信願的

創作有若即若離的共性。

儲慧於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，碩士及博士則分別於新媒體系及書法系備研，故她集西方藝術、攝影及書畫創作於一身。其師王冬曾為中國現代書法家，主張實驗性書法。儲慧的《心經》與《妙法蓮花經第十一》投書法為繪畫，以不同墨色的書寫，填滿畫面。書寫的筆劃具備寫意繪畫線條的高質，滲化效果又強調了書畫同源歷史，但書並不高於畫，兩者互相配合構成作品。畫中的竹與蓮花以閒逸筆法完成，意欲佛教的超脫與出世，權說傳統花鳥特定的要求。

王濤芬作品同樣採取解構筆法，但色彩鮮艷的彩墨與儲慧的繪畫理念不同。王濤芬於西安美術學院設計系畢業後，先後於澳洲昆士蘭格里菲斯大學及英國南安普敦大學進修。她認為「家」與「派」是「滯後的命名」，意下不在乎門派與類別的框框，強調「消滅風格才能成為風格」。《東風破之一》及《東風破之二》動用了人物畫傳統造型與書法，卻無拘無束地鋪排布局。飛舞的蝴蝶、綻開的花苞與孔雀羽毛插其中，既有中國藝術傳統痕跡與寓意，又隱約浮現西方表現主義的風格。自由與拼湊的畫面，完全體現《捕夢人》與《破曉花月》馳騁奇幻世界的內容。

西方婦女解放運動已有上百年歷史，女性地位大提升，當是此展覽策劃人及藝術家寄寓學院女生過半之同時，卻深知藝術界法則仍有所傾斜，最頂端最有權勢的仍然是男性。不過，當下處理性別議題焦點在於性別的差異與面對處境的相同，而非有無我的競爭關係。龐惠英認為女性的視角與藝術感應(sensation)是尚可開拓的領域，而是次參展藝術家部分身兼妻子與母親角色，作品的氣質與理解藝術的方法，實值得深思及細味。